



欲壑难填

[美]杰奎琳·柯蒂斯 著

胡心丹 李亚明 译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271.45
E98
欲壑难填

[美]杰奎琳·布里斯金 著

胡心吾 李定凯 译



10004645

1991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陈建华

封面设计：解建华

版式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欲壑难填

译者 胡心吾 李定凯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盐道街三号

经销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

1991年11月第一版

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3070 册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14.5

字数 278千

ISBN7-5411-0752-2/I·693

定价：4.75 元

序 幕

谁也不曾料到，此时此地，竟会响起一声撕心裂肺的枪声。

这是一个平静的周末。比佛利山一家私人宅邸的后院，高大的杉木篱栅，围住了安详宁静的院落。清晨的阳光温煦而柔和，习习的软风播散着七里香的芳馨。剪草机的突突声，婴儿清亮的哭声，半导体收音机转播的足球赛实况，这一切都衬托出一种和平宁穆的气氛。体育评论员道格拉斯正在宣告：一九七〇年六月，本地的主队已经连克数城。

两个女人相对而坐，仿佛是对坐在咖啡店的雅座上。然而，两人之间却赫然地横放着一柄手枪。两人看上去都有四十出头的年纪，却显得雍容华贵。一个穿着剪裁得很考究的灰色上衣和海军蓝的裤子。另一个则穿着名牌的灰衬衫和裙子。

你疯了！穿裤子的女人说道，想顺势挨近对方。

别动！

对方的枪口已对准了她。穿裤子的女人直盯着那黑洞洞的枪口，惊惧的面孔显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。突然，她笨拙地扑过去，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臂。老天爷，那只手还真是握着一柄枪呢！

两个女人在一起扭斗了好久。时间仿佛已经凝滞了。

突然，一声巨响划破了这6月的宁静。

一个女人应声倒下，很快就死在另一个女人的怀里了。

卷入此案的不仅仅是这两个女人，另外还有一个女人，也搅缠在这场纷乱的事件中。这三个女人，都拥有世人梦寐以求的财富，既有天生丽质，又有过人的才情，事业上春风得意，石榴裙下迷倒了一批声名卓著的男人。如今，数以百计的报刊杂志，竞相披露她们的生活细节，让她们的爱与恨，情与仇毕露于世人眼前。此外，还有四本专著，详尽地记述了这次枪杀事件，从而捞取了大把的金钱。

今天清晨，洛杉矶长滩的洛氏男士用品店的雇员
希尔顿·韦斯被一名入侵者开枪射伤，目前已送
入圣约琴医院急救。

洛杉矶时报1941年5月19日

1

玛丽莲·韦斯正躬着腰，对着浴室里药品柜上的镜子打量自己。多可惜，这面缺了左下角的镜子已算是家中最好的一面了。她用一把锈斑斑的镊子，细心地拔着眉毛。身后的门被撞得震天响，她却充耳不闻，依然慢条斯理地修着眉毛。

“上帝，你在里面搞什么鬼名堂？难道是在里面睡大觉吗？”妹妹诺依在门外高声吼叫。

玛丽莲顾盼自如地照着镜子，一面又拔除了眉毛中的一根杂毛。

“求求你了，我快憋不住了！我快要尿到裤子里了！”诺依没命地敲着门喊道。

“就好啦，诺依！”玛丽莲懒懒地答应着，又仔细地端详了自己修整好了的一弯新眉。镜中的那个美人一头褐色的秀发，肌肤嫩滑，鼻子小巧玲珑。尤其是那对蓝绿色的眸子，更使她显得秀色夺人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精致的中国瓷娃娃。她左顾右盼，大有一种自我陶醉感。两片鲜艳的红唇，弯成了一个甜甜的微笑。

跟所有的少女一样，玛丽莲对自己的姿容颇为关切。

进入新的学校，一张美丽的脸几乎可以说是一张有效的通行证。其实，只差四个月，她就十七岁了，这正是芳蕾初绽的豆蔻年华。

时值大萧条，一年之中韦斯家已经搬迁了三次。韦斯先生每天都得听他那位满口佐治亚乡音的太太诺娜碧唠叨，要他去谋个职。

“就你那两下子，能挣几个钱就挣几个吧！”诺娜碧刻薄地说。

韦斯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好好先生，但却总是郁郁寡欢。他的前额显得很气派，身架也很魁梧。然而性格却优柔寡断，遇事不敢立决，只好靠他那位急躁而又专横的太太拿主意。

韦斯一家搬来加州长滩已经五个月了。玛丽莲进入了本地的约顿中学。她看上去是一个迷人的好姑娘，既懂礼，又温柔，言语相宜，举止有态。

玛丽莲照着镜子，对自己五尺高的身段产生了一丝憾意——似乎是太娇小了些。

“玛丽莲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比嘉宝还漂亮，是个‘赛嘉宝’吧？”诺依冷嘲热讽地在门外高声喊叫。

“就你舌头长！”玛丽莲走出门时，拧了妹妹一把。

诺依才十二岁，一双圆溜溜的眼睛，身材也显得浑圆，她的父亲总爱亲昵地称她为“小猪仔”。不过，她也算是进入青春期了，对自己的三围似乎已开始暗生忧患，脸上

的雀斑也常常使她心烦，但在旁人眼里，她就像一只充满活力的玩具熊。

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？”诺依心烦意乱地问。

“看来他今晚又要加班，忙着整理那些财产登记表。”玛丽莲说道。

希尔顿·韦斯先生是这家人的一家之主。他是本城洛氏男士用品店唯一的专职店员，工作繁杂，经常加班，还老是干不完。

“爸爸也实在是太好说话了，总让别人当软蛋捏！”诺依说着，进了厕所，插上了门。

这栋房子是违章建筑的，后部是厕所和两姐妹的卧室，饭厅、客堂、厨房，以及韦斯夫妇的卧室都挤在前部。

诺娜碧正在厨房里煎饼，一边走腔走调地高声唱着歌。

诺娜碧面色灰黄，粉刺的疤痕还隐约可见。身材壮硕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显示出无穷的活力。不言而喻，这是一位平凡的家庭妇女。平时在家时，她总是在头上挂满了发卷，日本和服外面系一条围裙，那模样真叫人说不出是啥滋味。

“早上好，妈妈！”

玛丽莲轻轻地吻了一下妈妈的面颊。

诺娜碧嘴里还叼了支烟，她上下打量了一下女儿，微笑着说：

“嗯，你穿上这件衬衫，可比你姨妈好看得多。”

玛丽莲强颜一笑。她可不像妈妈那么爱搜罗别人的旧衣服。在大萧条期间，韦斯一家再也没有回过佐治州的格林镇，玛丽莲对老家那些七姑八婶的也不大搞得清。只有圣诞节，会接到韦斯和菲家的亲戚寄来的礼品盒，里面都是些堂姐、表姐、姨妈、姑妈的旧衣服。

“快来！”韦斯太太说着，把三大张黄澄澄的煎饼放到盘中。要是在月初手头宽松些的时候，早餐还能吃到腌肉。

快开饭了，可餐桌还没有收拾干净。韦斯太太不善持家，生活散漫，屋里弄得乱糟糟的。韦斯家的人，一般都不守着桌子吃早餐，倒也有一股自在劲。

玛丽莲坐在窗前吃着煎饼，悠然自得地看着窗外明媚的晨光。对面那家简陋的房舍，整夜的响着爵士音乐，出出进进的全是些男人。诺娜碧警告女儿，千万不要靠近那儿，最好连望都不要望一眼。玛丽莲明白，那儿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她也瞧见过三个穿著时髦的女人住在那儿，每回忍不住偷偷望一眼那边，心里都象做了亏心事一样难受。她是妈妈的乖女儿，母亲的话她从不敢违抗。她知道自己秉承了父亲的软弱，她可实在不喜欢这样的遗传。可是，母亲对自己十分宠爱，她只好一再顺从她的旨意。

“今晚还要去剧团吗？”诺娜碧问道。

“是的，我们正在排新戏。”玛丽莲回答道。

“相信你会表演得很出色的。”

“妈，瞧你说得多轻松！”玛丽莲叹了口气。

“你得鼓足信心才行！”诺娜碧咯咯地笑了，“否则，你就永远无法到好莱坞去露脸了！”

诺娜碧一心想把这个漂亮的女儿捧上银幕，要让她成为群星璀璨的银河中最炫目的一颗星。一想到这，她浑身都是劲。她浏览各种影剧消息，家里更是堆满了各种有关演艺界的杂志。收听广播时，她从来不会漏掉有关影坛的每一个字。凡是她喜欢的明星，她都能倒背如流地说出她们的家世来，仿佛这些全是她的至爱亲朋似的。每逢周末，她总会带两个女儿到廉价剧场去看演出。

“参加剧团，倒是可以结识很多朋友。”玛丽莲说道。

“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！”诺娜碧急忙补了一句。

玛丽莲本人并不怎么想当电影明星，她跟一般的女孩子一样，只希望恋爱，结婚，养孩子。

突然，外面有人在叫：

“韦斯太太！”

母女俩蓦然回头，看见纱门外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孩。玛丽莲认得他是在洛氏男士用品店勤工俭学的学生，名叫吉米，是她在约顿中学的校友。

“怎么了，我就是韦斯太太。”诺娜碧说。

“我叫吉米，在洛氏男士用品店工作……”他呼哧呼哧地直喘气。

“怎么了？”诺娜碧等着他的下文。

“今天早上，我到了店里……”他仍然惊魂未定，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。

“我想你是看到韦斯先生了，结果呢？”

“我进屋再说吧。”

诺娜碧回不过神来，玛丽莲急忙放下手中的煎饼盘子，取开了纱门上的门钩。

他游目四顾，然后才迟疑地说：

“韦斯先生出事了，老板要我来……”

诺娜碧和玛丽莲都直愣愣地望着他。

“韦斯先生……”

“说呀！”玛丽莲轻声说。

“他现在在医院里！”吉米好不容易才吐出了这几个字。

玛丽莲的一颗心怦怦乱跳，诺娜碧突然扯开喉咙大哭起来。

“究竟怎么了？爸爸现在怎么样？”玛丽莲惴惴地问道。她知道父亲最近常闹胸口痛。

“我也不清楚，老板只是说，韦斯先生已送进了圣琼斯医院。”

“噢！”

诺娜碧面无人色，顷刻之间象是老了好几岁。

“我有车，送你们去！”吉米说。

“诺依！”玛丽莲急冲冲地叫着，“诺依还在厕所里！”

她跑回房去，拼命摇着厕所门。

“诺依！诺依！”

“现在该我在这儿享受了！你别——”

“快开门！爸爸出事啦！——他现在正躺在医院里！”

诺依打开门怔怔地站在那儿。母亲疼玛丽莲，父亲却更爱诺依。

诺娜碧和玛丽莲钻进车子的前座，诺依坐在后座。她们谁也记不清是怎么走到医院的。

2

车子停在圣琼斯医院门口，后座的诺依急不可耐地钻出车来，快步奔上台阶，把母亲和姐姐远远地甩在后面。

门厅里空荡荡的，诺依急忙向询问台走去。一个金发护士正在看报，根本没留意到有人进来。

诺娜碧跟了过去，玛丽莲柔声地说道：

“我们要见韦斯先生，他是今早入院的，不知现在情况怎样？”

护士用一支铅笔，依着名单逐一查找。

“你们沿左边的走廊往前走，到尽头再往右拐，见到一扇门，就在那儿。”护士说罢又拿起了报纸。

诺依一听，立即朝那边奔去。诺娜碧紧紧抓着玛丽莲的手，紧跟在后面。

最后，她们终于找到了那扇门，上面写着：

急诊室。

严禁入内。

有事请按铃。

“急诊室？”诺娜碧的腿一下子就软了。她顺势坐到了墙根的椅子上，玛丽莲按了铃。

没人出来。

诺依挤过身去，猛地揪着铃不放手。

里面的门霍地开了，一个胖护士气汹汹地冲了出来。

“干什么？”护士高声斥道。

“我们是韦斯先生的家属。”诺依说道。

“希尔顿·韦斯。”玛丽莲礼貌地加了一句。

“那也用不着这样按铃！”护士瞪了诺依一眼，“听到铃声，自然会有人来开门的。”

“不知我家先生出了什么事？”

诺娜碧惴惴不安地问，“他现在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他现在正在动手术！”护士冷冷地说。

“手术？”玛丽莲吃惊地问，“不是心脏病发作吗？”

护士扭头走了。

“告诉我，我父亲到底怎么了？”诺依高声叫道。

“人在手术室，”护士冷冰冰地说，“胸部中弹，医生正试着取出子弹。”

诺娜碧茫然无措地问：“枪伤？”

母女三人，面面相觑。

她们只好就这样坐在走廊中冷冷的凳子上，肝肠寸断

地等候着消息。

胖护士再次出现在急诊室的门口时，门上的大挂钟已经指到了十一点四十八分。

韦斯一家人全都站了起来，眼巴巴地望着她。

“医生要我通知你们，韦斯先生已经没救了，”她板着脸说，“他几分钟以前就停止呼吸了。”

诺娜碧瘫倒在玛丽莲的身上，母女三人顿时陷入了孤儿寡母的惨境。诺依扑倒在墙边的凳子上，嘶声恸哭：你怎么忍心就这样撇下了我，爸爸！

洛氏男士用品店的老板洛先生，下午才赶来。他两眼噙泪地说：“昨晚我跟希尔顿一直在店里忙着，后来我到最大客户里维那里去了。早晨回店中时，才发现希尔顿倒在血泊中。”

洛先生一再道歉，说当时太忙乱，没有及时报警。临走时他表示一定要设法补偿。

洛先生星期五又到了她们家，说是愿意支付500美元的现钞，此外每个月另支付25美元给韦斯太太，每个女儿分别支付12.5美元，一直到她们十八岁为止。

洛先生走后，诺娜碧点燃最后一支香烟，一边喷吐烟雾一边不断地盘算：

“500美元！上帝，我这辈子还没碰过这么多的钱呢。除去医院和葬礼花销，还剩不少呢。”想到这儿，心中暗喜。“每月还另有50美金，这也足有你爸爸一半的工资呢。我倒想搬个家，换个新环境！”

“回格林镇吗？”玛丽莲问道，蓝绿色的大眼睛噙满了泪水，“我们真要回去吗？”

“回格林镇？不！绝不！”诺依态度强硬地说。她是不肯回格林镇的，哪怕住破屋都行。

“可所有的亲戚都住在那儿啊！”诺娜碧喷了一口烟，无可奈何地说道。

“难道去拣他们的旧衣服，跪在他们脚下乞求恩赐？”诺依激动地说。

“别再吵了！难道我愿意拣那些破烂？”诺娜碧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两个女儿都诧异地望着母亲。

“什么？这倒真新鲜！”诺依说道。

“得啦！你这个尖嘴利舌的鬼丫头，照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她伸手摸摸诺依红棕色的头发，轻声说道：“我也恨透了你爸爸替有钱人家管帐，只是我不愿意让他知道罢了。”

父亲两个字牵动了诺依的柔肠，她又幽幽地啜泣起来。

诺娜碧塞给她一张手帕。

“终有一天，我们要荣归故里！”诺娜碧说完，把长长一截烟灰，狠狠地弹进咖啡杯里。

“可我们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糟了！”玛丽莲沉重地呼了口气。

“我一点不想回格林镇，去听那班亲戚们嚼舌头，说